

如何以「玩够了就从老子身上滚下去」开头写一篇追夫火葬场的文？

「玩够了就从老子身上滚下去！」周越一把将醉醺醺的我扯到沙发上。

我顺势躺下，眯蒙着双眼，看不真切他那清俊的眉宇。

只知道他似是红了眼，弯下腰，双手撑在我两侧，咬牙切齿道：

「林橙橙，老子 TM 的不是你备胎！」

1

和顾珩分手那天，雨下得很大，和某个姑娘找她爸爸要钱那天一样大。

在路边淋了半个多小时雨后，周越出现了。

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来这里，只心想着，还好下雨了，不然被他看见自己哭了，他铁定又要嘲笑我。

刚想故作轻松地跟他打个招呼，他就冷着脸一把将我扯上车，甩了条毛巾到我身上，冷冷道：「不就被甩了，至于哭成这样？」

擦脸的手一顿，我转头看向他冷冽的侧脸，狡辩道：「谁哭了？这是雨！」

他轻哼了一声没再说话，专注地看着前方，车开得极稳。

我心里憋着一股气，也不想和他说话，遂撇过头看向窗外。

很快就到了他住的地方，将车开到地下车库后，他「嘭」的一声将车门关上，而后将毫无动静得我拉了出来。

一路扯着到他家。

一进门他就扔了几件衣服给我，把我往浴室推：「去洗澡。」

我抱着干净的衣服走进浴室，也「嘭」的一声关上门。

心里又委屈又难过，打开花洒后，温热的水冲在身上，我蹲靠在墙边小声哭着，混着哗啦啦的水声。

还没哭一会儿就听见浴室门被「砰砰」敲响，周越的声音隔着门传来：「林橙橙，不准在里面哭，三分钟后不出来，我就闯进去。」

周越这个人，就是这么讨厌！

快速地擦干身体，套上他的衣服后开门走了出去，没见到他，走了几步却看见他在厨房娴熟地切菜。

我一时有些恍惚，周越会下厨这项技能，好像还是因为我才练就的。

到底还是很伤心，我默默走到他身后看着他，思虑良久低声开口：「周越……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？」

顾珩不接我的电话，周越是他室友，他总会接周越电话的。

话音刚落，我就见他切胡萝卜的手一顿，随即又继续切起来，直到切成丁撒进电饭煲里。

自始至终，他没说一句活。

一切都弄好后，他转过身看着我轻笑出声：「凭什么呢？」

闻言，我眨了眨眼，哽着嗓子：「周越，我求求你。」

仿佛气急，他竟也红了眼，一把将我扯到厨房外，单手撑在墙上，微低着头道：

「林橙橙，你要搞清楚，他顾珩是我周越的情敌，我凭什么要帮你去联系他？」

憋不住的泪从眼角滑落，我侧过脸不愿说话。

一年前，周越跟我表白那天，我不仅拒绝了他，还看上了帮他布置现场的室友，顾珩。

见我一直哭，他烦躁地挠了挠短发，掏出手机，按了几下塞进我手中，转身去阳台，只丢下一句：「你不就仗着我喜欢你嘛」。

电话里，顾珩没说太多，最后留了句：「橙橙，对不起。」

继而就出现了忙音。

我握着手机垂下手，抬头瞧见周越不知何时靠在了对面的沙发上。

他眼神淡淡地落在我身上，开口：「死心了吗？」

胡乱擦了把泪，经过他身边时将手机塞给他，靠在沙发上不说话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流。

耳边传来周越的声音：「林橙橙，你在我面前因为别的男人哭，可别想让我哄你！」

大约十分钟后，我睡着了，迷迷糊糊听见周越让我吃饭，眼皮太沉重了，睁不开，也没力气开口说话。

昏睡间感觉到有人摸了把我的额头，暴躁地说了声「艹！」，将我一把抱了起来。

被放在床上的那一瞬间，我猛地一惊，睁开了眼，下意识地问了句：「你不是说不哄我了吗？」

他手上的动作很轻，嘴里吐出一句：「老子上辈子欠了你的！」

后面我就没了意识，生了场大病。

但在周越的照顾下，我不仅满血复活了，还找到工作了。

一个月后的某天晚上，周越因为要加班，让我自己打车先回去，进了小区后，我摇着手中的钥匙，一边给周越发了条信息，说到家了。

在消息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却顿住了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侧头看去。

两栋楼之间的绿化带旁歪歪斜斜坐着一个人。

在昏暗的路灯下，我一眼便认出了那人，顾珩。

思虑良久，我还是走了过去，尚未走近，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。

俯身拍了拍他肩膀，没动，我蹲下身叫了他一声：「顾珩？」

这才看清他紧皱的眉头，询问了半天，他才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：「胃疼。」

说完他仿佛失了力气般靠过来，我一时愣住，握了握手指，决定送他去附近的医院。

半夜的医院很冷清，医生给他洗胃时，周越的电话打过来了。

我下意识地骗他说遇见朋友了，半个小时后就会回去。

刚挂掉电话，医生就出来训斥：「有胃病还喝那么多酒？小姑娘，劝着你男朋友点。」

说完没等我反应就离开了。我走进病房看着半昏睡的顾珩，给他盖上被子，准备离开。

在我转身之际，手腕却被他抓住，我回头。

他的脸色还很苍白，声音有些沙哑：「谢谢。」

握紧手指，我抽出手腕，尽量让情绪平稳：「手机给我，我帮你打电话让……她过来。」

「不用，你回去吧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我突然回忆起去年的圣诞节，那天大概也是这个时间。

顾珩因为前女友，将我一个人丢在马路上，在雪地里走了很久后，转身看见的是周越。

青梅竹马二十四年，我对周越的感情很复杂，嫉妒他的优秀，羡慕他的恣意，同时也感谢他的陪伴。

唯独喜欢，我从来没有去想过，所以，在他对我告白时，我首先是慌张，继而就是想逃离，于是，在多种情感交错下，我喜欢上了顾珩，一个和周越很像，但又不那么像的人。

回到家时才发现周越一直坐在沙发上，我微微惊讶：「你还没睡？」

他站起身似乎有些不悦，抬手看了看腕表：「距离你说的半个小时，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。」

说完他走近我身边稍稍倾身，皱眉：「你喝酒了？」

我一阵心虚：「没，我没喝，是……是我朋友喝的。」

他刚想说话，摆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乔雨，他的直系学姐，如今和他在同一家公司。

看见那熟悉的名字，我刻意忽略心底那抹奇怪的感觉。

收拾好后躺在床上，却失眠了。

为什么失眠，我也说不清楚。

好不容易入睡，却做了整晚的梦，关于周越的梦。

初二那年，我第一次生理期，弄得裤子上都是。

当时正是体育课，我只是觉得小腹很疼，坐在一旁不想动，看着其他人玩。

周越敏锐地察觉到我不对劲，将我扶起来后微微一愣，干脆地脱下校服包住我，一把将我抱起跑去了医务室。

后来，我每次想起当时的事，都尴尬到恨不得刨个地洞钻进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是被小腹疼醒的，心中一惊，跑去洗手间，果然，大姨妈来了。

自那天之后，我没再遇见过顾珩，但我也知道了，他就住在隔壁那栋楼。

周越加班那天，他的另一个室友正好过来给他送东西。

给室友倒了杯水后，他捧着杯子似是忍了好久终于忍不住了，出口问：「你……和周越在一起了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：「没有，只是暂时借住这里。」

后来，他似是叹息了一声，语气复杂地说了一堆事。

比如，我拒绝周越那晚，他一个人在操场待了一晚上。

我和顾珩确认关系时，他喝得不省人事，抱着垃圾桶哭。

顾珩和我在一起却和前女友纠缠不清时，他找顾珩打过架。

顾珩要和我分手时，他还……去求过顾珩。

若真追寻起来，似乎就是我和顾珩在一起后，周越开始变了。

他不再经常出现在我身边，不再每次遇见我时都絮絮叨叨说个不停。

张扬的性子似乎一夜之间，收敛了。

我也曾想过，他的转变是不是因为我，可每次一想到这些，我就会潜意识里开始逃避。

周二中午，我刚下班，顾珩就出现了，他说要请我吃饭，感谢那天我送他去医院。

餐厅里，他的第一句话却是：「我和她……没有复合。」

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拿着勺子的手微顿，侧过脸看了眼落地窗外来来往往的行人。

淡淡回了句：「嗯。」

良久，他再次开口：「你是不是和周越在一起了？」

我蹙了蹙眉，有些不太舒服：「我和你之间的事，为什么要扯上他？」

像是没看出我的不满，他再一次提到周越：「你和他二十多年里都没能在一起，以后……也不会吧？」

直到顾珩将我的微信拉出黑名单，并且有事没事给我发条无关紧要的消息时，我才回味过来，他那天话里的意味。

看着那一条条消息，我委实不知道应该回些什么。

顾珩这个人，我或许从未真正了解过，那场短暂的恋爱，还不足以让我认识他。

所以，当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并不认为这只是巧合了。

想到很久以前看到的一个问题：

「看到前男友回头时会是什么心理？」

我只觉得心里那仅有的一丝不甘就这么消失了。

桌上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提醒我有微信进来了。

「周末有空吗？」顾珩发来的。

我依旧没有回他消息。

晚上和周越回去时，发现他就站在小区楼下。

他拦住了我们，说是要和我谈谈，但看着的，却是周越。

周越说得很直接：「太晚上的，不安全。」

「我是在问橙橙。」顾珩将视线转向我。

同时，周越也侧过脸看了看我。

「下次吧。」

擦肩而过的瞬间，顾珩忽然叫了声我的名字，继而道：「那天晚上，谢谢你把我送去医院。」

蓦地，我心中一慌，第一时间看向周越，他眉头皱了皱，却也没说什么。

我明白，即使顾珩没有说是哪一天，周越他也应该知道了。

知道我对他撒谎了。

但他后来并没有提及我欺骗他的事。

七夕节前，周越加班越来越频繁，直到有天晚上，他在醉酒状态下，被同事送回来。

打开门，酒气扑面而来。

记忆中，除了那次听他室友说过他曾喝到不省人事外，我没见他喝醉过。

将人扶到沙发上之后，同事就要离开，临走前，他忽然开口：「周越之前喝酒进过医院，呃……嫂子你等会儿注意点哈~」

嫂子？

医院？

我下意识叫住他：「等等，他怎么喝进医院了？还有，为什么叫我嫂子？」

同事挠挠头：「他刚进公司那会儿，拼得很，进医院是常有的事，最近半年好多了，嗯，那个……周，周越说他有个未来的女朋友在家，不是吗？我以为这是你们之间的……情趣……」

我：「……谢谢！」

给他收拾好之后，凭我的力气根本没办法把他移到床上，索性就拿了床被子盖在他身上。

静静蹲了会儿，起身准备去睡觉时，他忽然抓住我的手，睁开双眼，眼里一片清明。

「真的一次机会也不愿给吗？」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睡着了，寂静的深夜里，呼吸声异常清晰。

我并没有想清楚对他的感情，所以，只能庆幸他说的是醉话。

糟糕的是，虽然他之后没再提起，但这句话却让我着了魔似的做什么都集中不了注意力。

3

我就这样混混沌沌地熬到了七夕那天。

距离六点半还剩十分钟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周越发来的一条消息：

下班后直接来环荫路的七号奶茶店吧。

他并没有说是什么事，莫名的，我好像猜到了，脑海中的某个意识逐渐清晰起来。

时间一到，我就立刻拎着包离开了，刚出公司大门，我接到了顾珩的电话，他说要跟我谈谈。

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他，但是刚挂电话，他人就出现在公司门外。

「十分钟，我只要十分钟。」碎发散落在额前，他眼里有着央求。

他把我拉到一个正在举办七夕活动的场地旁边，一开口就是提复合的事。

我有些无奈，认真地看着他：「你曾经喜欢她是真的，我曾经喜欢你也是真的，现在，我不喜欢你了，也是真的。」

说完我就打算离开，刚转头走了几步，身后突然一片混乱，我回过头看，是一个大型广告架倒了，砸到了一群人。

顾珩就在其中，而我因为运气好，刚刚离开那个地方，幸免于难。

不过，他肩膀前的伤口，让我沉下了心，拿出手机给周越发了条消息。

将人送到医院后，我还是没收到回信，一边给他打电话，一边跑来跑去拿单子。

拨出去的电话，他一个没有接。

等我将药扔给顾珩准备离开时，都已经十点多了。

他喊住我，问我是不是要去找周越。

我没有回头，只回复了个「是」便推门而出。

四十分钟的路程，因为打车和堵车，硬是拖成了一个多小时。

赶到约定的地点时，距离十二点还差二十分钟，路上的人已经很少了，这个七夕，就快结束了。

推开店门时，依然是熟悉的铃铛声和欢迎光临。

环视一圈，我看见墙角还坐着一个人，稳了稳呼吸，扯着笑走到他面前：「周越。」

笑意僵住，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奶茶店坐了一夜，却再也没收到周越的一条信息和一个电话。

第二天请假回去时，周越已经去上班了。

我浅浅睡了会儿，中午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就打车去了他公司。

我要当面和他解释清楚。

借着记忆，我很快就找到了他所在的楼层。

隔着不远的距离，我看见他端着茶杯，不知和对面女孩说了什么，那女孩突然笑了，伸手打了他一下。

他微微弯腰装作很疼的样子，眉眼却带着笑意。

那一瞬间，仿佛与高中时的他重合，有点讨厌，又没那么讨厌。

这样的场景，我也曾经历过无数次，每次被惹生气时捶他，他都会表现出一副重伤的样子。

可如今，站在他面前，让他做出这种行为的女生，是乔雨。

一个晚上的时间而已，可他整个人的气场仿佛都变了，变回了当初那样的张扬恣意，好像什么都在眼里，又好像什么都不在眼里。

我和他的距离，似乎变大了。

是乔雨先看见了我，我仔细看过他转过来的视线。

没有一丝惊讶，嘴角的笑亦没有收敛。

我颇为尴尬地走过去。

「你和橙橙……是不是在一起啦？」乔雨好奇的目光在我和他之间流转。

心脏骤然紧缩，捏着纸杯的手收紧，耳边传来周越漫不经心的话：

「哪能呐～学姐，我和橙橙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当她是妹妹呢。」

「喔？那我还有机会？」她调笑地说了句就离开了。

周越问我，过来有什么事。

「我昨天晚上去了……」

「那看来我们是错过了。」他轻笑了声，拿出手机按了几下，随后我手机就响了。

错过了什么？

他的话莫名让我不安，只听他道：「给你叫了车，车牌刚刚发你了，回去吧！」

修长的手指随意端着瓷杯，交代完他就转身离开。

我看着他颀长的背影，一阵心慌意乱，一声「周越」脱口而出。

待他回过头来，用疑惑的眼神望着我时，我愣了半晌，干巴巴说了句：「谢谢。」

到家后我失神地不知道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不受控制地回忆起以往的点点滴滴，第一次萌生这样的想法：

他是不是喜欢了我很多年？而不单单是从他告白那年开始的。

周六那天，周越说要去帮乔雨搬家，起初我没在意，直到我也去帮忙时，才发现是搬进了我们小区，巧合的是，和顾珩在同一层楼。

更巧的是，我们正准备要去吃饭，就遇见了刚出门的顾珩。

他先是愣了一下，而后说要请我们吃饭，我刚要拒绝，却听见周越轻笑：「没必要为了请一个人，而请三个人，学姐，我们去吃吧。」

除去我和顾珩在一起的几个月，那是第一次，顾珩约我，周越在场的情况下，却没有阻止。

我无法描述当时是什么感受，好像心跳都慢了下来。

那天，我没有吃饭，因为同事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急要一份文件，我回去给他传文件去了。

周越回来时，给我带了份水饺。

我趴在茶几上，丝毫没有胃口，良久，我侧过脸瞧着坐在沙发上听新闻的他，问出口：「周越，你……还喜欢我吗？」

他就那么靠在沙发上，一手握着遥控器，低眉望着我：

「林橙橙，你当我是机器人呢？十年的感情说收就收是不是？」

十年是多久？

一个初中，一个高中，再加一整个大学？

原来，在我不知道的岁月里，他曾喜欢了我那么久。

周越说，他还喜欢我，但是不想继续喜欢了。

后来，他每天下班去接我时，副驾驶坐着的，总会是乔雨。

我慢慢发现，相比较而言，他和乔雨的话题要更多，有时候，整段路上，我都没办法插一句，因为他们所聊的东西，我不知道。

由于一些我控制不住也琢磨不清的情绪，就对周越说不用接我了，他没有问缘由，直接答应了。

我没想到，他没有一点点犹豫。

4

那天我刚从出租车出来走到小区门口，就被顾珩拦住了。

毫无意外地，还是求复合。

身后忽然响起喇叭声。

是周越，副驾驶座上，依然是乔雨，她还笑着和我招了招手。

车身平稳滑过我身边，周越自始至终没有往这边看一眼。

「林橙橙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不喜欢你了！」

我捏紧手机，仰头看向他那熟悉的眉眼，淡淡开口：「顾珩，你听清楚，我也不喜欢你了。」

回家时，周越在厨房洗菜。

我放下东西趴到厨房门边：「刚刚……是他找我有事。」

思虑半晌，我没有说出顾珩找我复合的事。

他手中的动作没停，淡淡吐出一个「嗯」。

萦绕在嘴边的话，最终还是被我咽了下去。

快要吃饭时，乔雨来了，周越说是他让乔雨来一起吃的。

映在心底的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难过，所以……我三两下扒完饭就回房了。

再出来时，乔雨已经离开，周越在洗碗。

我走到他身后，想要将那句在心底反复了许久的话说出来，结结巴巴开口：「周越，我，我好像……喜欢上你了……」

只是话没说完，他就转过身，修长的手指沾着些许泡沫，低头看着我，似笑非笑：

「好像？呵~林橙橙，我好像没跟你说过，我并不是非你不可。」

我想，我应该是被拒绝了。

和当初向顾珩表白被拒时不同，那时候，越挫越勇。

而如今，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，静静地待一会儿，让有些闷的心脏透透气，缓一缓。

仔细想想，以往的日子里，一直是周越围着我转，现在，他突然停下来，我只觉得好安静。

我突然想起七夕那天，那天晚上如果我早一点到的话，会不会就不是现在这样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其实已经想好了，他表白，我就答应的。

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周越，索性下班后直接来到小区旁边的公园，准备晚一点再回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顾珩出现了，他双手插在口袋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坐在公园椅子上的我。

我有些无奈，没有说话。

他蹲下身握住我的肩膀：「橙橙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」

我觉得很难受，脑子也很乱，想要挣开，不断强调：「我不喜欢你了，顾珩，我不喜欢你了！」

「没关系，你当初能喜欢我，以后一定还会的。」

「我不会，当初能喜欢上你只是因为你和他很像而已。」

吼出口的瞬间，我自己也惊到了。

他松开我的肩膀，皱了皱眉问：「你说什么？」

对于顾珩，我是真心实意喜欢过的。

如今，也的确是真真切切地不喜欢了。

他和周越长得很像，但气场不同，周越是外放的，他是内敛的。

周越肆意的性子，是我所害怕的，太热烈了。

可是后来，所有人都变了。

没多解释，我转身走向小区。

电梯打开的刹那，我看见周越搂着乔雨靠在墙边。

那一幕的冲击性过于强大，以至于乔雨喊了我好几声，我才慢慢吞吞反应过来。

乔雨说周越为她挡酒，喝醉了。

把他扶到屋里后，乔雨解释了几句，就先回去了。

我给他收拾好，蹲在他旁边，看着他熟睡的脸，心口一疼，莫名其妙掉了几滴泪。

原本不知道怎么面对他，现在这样倒是挺好，尤记得那天他也是喝醉了，拉着我的手问：真的一次机会都不愿给吗？

抹了抹眼角的泪，我慢慢抓住他的手，小声开口：「我现在说，愿意给，还来得及吗？」

说完还是觉得心里难受，握住他的手指，趴在沙发边呜咽：

「周越，我不喜欢顾珩了，我不喜欢他了……」

「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……周越……我想和你在一起……」

手中的手指蓦得被抽走，耳边传来他低哑的声音：

「那我又凭什么要在原地等你呢？」

这一次，他是清醒的。

5

几天后，他和乔雨一起出差了，我下班到家才收到他的消息。

「和乔雨出差几天，已经在路上了。」

我翻来覆去将这句话看了好几遍，对话框里的字重新打了一条又一条，最后发了条：

「一路顺风。」

周越不在的日子，我和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过着，除了偶尔会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
微信对话框被我点开了无数次，一句话翻来覆去打一遍又一遍，却一次也没发出去过。

我不知道，我和周越是怎么就到了如今的地步，好像只要他停下来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在不断扩大。

周末一大早，我拎着东西还没进楼道就远远看见站在那里的顾珩。

他手中拿了个盒子，仿佛等了我很久，等我走近，他将盒子递给我，笑着道：「生日快乐！」

我心下一惊，没有接，微微低着头：「顾珩，你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呢？」

他苦笑一声：「没有意义，单纯地想送你生日礼物。」

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不长，刚好没有涵盖我的生日，这么看来，这还是他第一次送我生日礼物。

我按下电梯，走进去，同时劝他：「回去吧。」

他猛得伸手搭在电梯门边，执拗地看着我：「当初，当初你追了我六个月……现在，换我来追你好不好？」

电梯外的他穿着休闲装，碎发耷拉在额前，眼里布满央求，是我不曾见过的模样。

又或许，他也曾在另一个女生面前这般乞求过。

我扯了扯唇角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径直开口：「不好，按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得重新追周越十年……」

话音刚落，楼道转角处出现一抹熟悉的身影。

剪裁得体的铁灰色西装，搭着藏蓝色的领带，一手轻握行李箱，一手插在口袋。

周越朝我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「不用追了，我和乔雨在一起了。」

这是我过得最糟糕的一次生日，以至于往后的每次生日，我都能想起那种心口忽然空了一块的感觉。

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去的，整个人还有些迷糊，进门后我扯住周越的手。

他转过身，我看着他肯定道：「你骗我。」

慢慢抽出手，他微微弯腰，轻笑：「我从来不会拿感情开玩笑。」

在我僵住时，他走了两步又回头：「对了，生日快乐！」

松开手中的东西，我逃似的跑了出去。

周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，我在奶茶店坐了一天。

脑海里不断回想起他的那句：「不用追了，我和乔雨在一起了。」

最终，化为一把利刃，深入心口。

和顾珩分手时，我是难过，想着一定要找他说清楚，而现在，我觉得心口很疼，疼得我几乎要承受不了，必须得找点东西将这种疼给压下去才好。

周越在电话里说：「林橙橙，我给你重新找了间房子，过几天就可以搬去了。」

看吧，他要将我赶出他的世界了。

在外面晃了很久才回去，可那个不论我多晚回来，总会在客厅等我的人，不见了。

躺在床上，我脑袋有些晕眩，过往几十年的记忆不断翻涌。

心脏一抽一抽发紧，牵得我呼吸都有些困难。

我不知道怎么办，跑到客厅翻出一瓶红酒，喝了一大口。

喝醉了应该就不疼了。

可我从前没喝过，猛得喝一大口，加上一整天没吃什么东西，胃一阵绞痛，跌跌撞撞冲进洗手间吐，却也吐不出什么。

动静有些大，周越穿着睡衣蹙眉站在门外问我做什么。

我脑子很热，有些晕乎乎的，但还剩几分自己的意识。

朝他摆摆手后，我脚步不稳地扑在沙发上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：「没事。」

半天没听见他说话，我将脸埋在沙发上偷偷哭。

他突然拉住我的胳膊，将我整个人拽着坐了起来，不悦地看着我：「林橙橙，你要干什么？」

他的声调将我埋在心底的委屈一下子拉扯了上来，我低着脑袋默默流泪。

见我不说话，他兀自坐在我身边靠着，良久，自嘲般开口：

「你知道那种……整夜整夜睡不着，控制不住回忆往事，好不容易昏昏沉沉睡去，可不一会儿就猛地惊醒，下意识拿起手机要发消息，但话没打完才想起已经失去了……这种感觉吗？」

他的声音逐渐低哑，我含着泪侧过脸看向他，见他双眼微红，唇角微勾：「呵~不对，我都未曾拥有过，又怎么能叫失去？」

垂在沙发外侧的手指微凉，发麻，脑袋越来越晕。

我没办法思考他的一大段话，只是觉得他越说，我的心脏越疼，像那种被撕裂开后再慢慢回缩。

「对不起。」我张了张嘴，也只能无力地说出这三个字。

「林橙橙，我对你好只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既然你当初没办法做出回应，那我们就到此为止。」他说完就站起来准备离开。

我慌张地也跟着站了起来，但因为脑袋发晕扯着他摔在沙发上。

紧紧揪着他的衣服，我盯着他的眼睛问：「你真的……喜欢她吗？」

他捏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拉开，保持距离：「我现在没办法给她全部喜欢，但我会给她绝对的忠诚，林……」

「你别说了。」我捂着耳朵打断他，蹲在沙发旁边流泪边仰起脸开口问：「如果我不愿意呢？」

我知道我的行为是错的，我也知道我不放手的样子一定很难看，可是我真的不想，我不想让他离开。

周越抽了几张纸巾递给我，而后将我拉起来，和他面对面站着。

他后退半步，扬眉问：「林橙橙，我周越当初再怎么喜欢你，也从没有想过要插足你和他，你现在……是想做插足者吗？」

抓着纸巾的手指骤然收紧，我看着他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的不堪。

6

周越给我找的是隔壁小区的房子，搬家那天乔雨也来帮忙了。

都说分手后连朋友都会做不成的，我和周越就算没有在一起过，可能连朋友也做不下去了。

道德和情感的撕扯让我很痛苦。

他们离开时，我趴在门边扯着笑说再见，眼看着周越的手轻轻搭了搭乔雨的后脑勺，这熟悉的动作几乎要将我逼出泪来。

脑子里仿佛被塞了团棉花，对任何事都变得迟钝。

直接导致第二天上班忘记了带外套。

后果是夜里就发烧给热醒了。

我摇摇晃晃地找了退烧药吃下。

温水进嘴感觉有些凉，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 2:23，整个城市都还在沉睡当中。

靠在床上，我失眠了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。

那些埋藏在最深处的记忆趁着夜晚，疯狂地往外涌。

从小学周越带着我买冰棍开始，到初中他抱着我去医务室，再到高中告密我写情书，最后停留在大学的那场运动会。

大一的那场运动会，在班长的怂恿下，我参加了女子三千米。

比赛那天，尽管整个操场都反复响着：「不要带跑。」

周越仍固执地跟在我身边陪我跑完了三千米。

后来，我第一个到达终点，转身却早已不见了他的身影。

我心底忽地一慌，还没来得及喊他名字，闹铃突然响起，我被惊醒。

已经六点半了。

身上是黏腻的汗，进了洗手间，站在镜子前我才看见脸上满是干涸的泪痕。

日子并不会因为这些琐事而停下来，顾珩没再来找过我了。

如果说和顾珩分手让我大吵大闹着纠缠不休，那么周越交女朋友则直接让我失去了所有力气。

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，吃什么都没味道，四肢没有力气，躺在床上却也睡不着，只要一闭上眼，就感觉陷入了一种奇怪的黑洞，感受的是无边的绝望。

心口应该是被刺入了一把刀吧，不然怎么会那么疼呢？由里及外地疼，需要大口大口呼吸才能缓解。

意识还存在，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了。

只要一想到他已经交了女朋友，以后还会和她结婚，生子，想到他会慢慢离开我的世界直至整个人都消失在我的生命中。

心就不断地往下坠落，坠落，却永远触不到底。

我不算是个理智的人，但也没那么慌乱过，可如今却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

后知后觉的痛变得越发尖锐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好了。

双休时，周越来了，当时我已经趴在窗边发呆很久了，擦了擦眼泪，打开门瞧见是他。

他说他妈妈寄了些手工制作的食物，并让他送点给我。

我一手拉着门，微微仰头看着他俊朗如初的眉眼，眼泪根本不受控制地要往外流。

接过他手中的东西，赶紧侧过脸避开他的视线开口：「谢谢，你回去吧。」

他没走，而是给下了碗面条。

我花费了所有的力气才扯出一个笑：「谢谢。」

面还有些烫，热气熏得我又要掉眼泪，索性就低着头慢慢吹着。

「好好吃饭，别让你妈担心。」他拉开椅子坐在我对面。

握着筷子的手有些发颤，良久，我用鼻音「嗯」了一声。

他骨节分明的手指搭在桌子上，没再开口。

我尽量控制着情绪，将泪憋回去，酝酿了很久，才慢慢抬起头，看着他，稳着声音再次道：「那天晚上，我去了。」

七夕节那天晚上，我去了。

他微微偏着脑袋，一双深邃的眸子盯着我的脸，勾了勾唇：「我也说过，我们错过了。」

下唇被我死死咬着，我不敢再开口，怕一开口就会哭出来，低下头继续吃面。

那天晚上我去了，那天晚上，我是想和他在一起的……

最后，我还是吃得泪流满面，哽咽着对他说对不起。

「感情的事从来就是强求不来，你没必要说对不起。」他抽了几张纸巾放在我面前。

我捧着碗摇头：「对不起，我没能够及时发现喜欢你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肆无忌惮挥霍你的喜欢，对不起，我那天晚上迟到了，对不起……周越，对不起……」

嗓子疼得要说不出话，我终于还是崩溃地哭出声，想要伸手去抓住他的手，但伸到一半我又停下，脑子里不断有声音响起，这么做不合适了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

他侧过脸看向旁边，双唇紧紧抿着，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看着我，眼周有些泛红，手指微动，笑了笑：「……林橙橙，我和乔雨在一起了。」

无论我如何逃避，都改变不了他和乔雨在一起了的事实，就像无论我怎么道歉，都改变不了曾经伤害过他的事实。

眼泪不断往下掉，我使劲点头：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和乔雨在一起了，我……我不是要插足你们，我只是……我……」

我只是太难受了，心口太疼了，不知道怎样才能缓解。

他深深呼吸了下，拿起纸巾微微弯腰仔细给我擦了擦眼睛：「很疼是不是？或许时间能抚平吧。」

被他擦掉的泪因为这句话差点又要流出来。

我不知道这道伤口有多深，但大概是好不了了，刀是看不见的，疼是实实在在的。

临走前，他不忘交代我好好吃饭。

我冲出门叫住他，想要抓住最后一丝希冀：「周越，那天晚上你是不是要……」

「林橙橙。」他将风衣搭在小臂上，站在电梯外转身看着我，「……都不重要了。」

7

他离开后，我在沙发上窝了一夜，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，就是不再和他产生交集。

所以中秋那天，我没有和他一起回去，直接在前一天就请假先回家了。

第二天，从我妈那儿得知，他临时有事，不回来了。

我呆愣愣地「噢」了声。

可说好不回来的人，却在我晚上下楼倒垃圾时，被我遇到了。

他一身休闲服，脸上是难掩的疲倦，却极有耐心地在回复手机另一边的人。

我拎着垃圾袋的手一紧，下意识站好，看着他挂了电话。

「倒垃圾？」他微低着头问，声音有些哑。

我点点头，张了张嘴，说了句：「你先上去吧。」

然而等我将分好类的垃圾扔进垃圾桶，并在小区逛了一圈后再回来时，周越仍站在电梯前。

知道逃不掉了，我走到他身边，有些尴尬地问了句：「电梯是坏了吗？」

他一手搭在行李箱上，一手按下电梯按钮，淡淡道：「没坏，我在等你。」

心脏猛地一缩，带起一阵疼，我扯了扯唇，故作轻松地开口：「下次不用了。」

等我一起上电梯这个习惯，大概是从小学开始的。

晚上躺在床上，当我还在回想有没有在周越面前表现出不该表现的情绪时，微信刷到了乔雨的一条朋友圈。

简单的图文。

图是一张牵手照。

文字是：蓦然回首。

心情瞬间低落，我关掉手机，脑袋像是被塞了一团棉花似的，没办法思考，只能由着心不断回忆刚刚的那条朋友圈。

从各种意义上来说，我和周越，没有牵过手。

将手腕搭在闭着的双眼上，任由眼泪浸湿，嗯……心口还是很疼，若隐若现。

第二天，我正拿着冰块敷眼角时，我妈突然让我送盒月饼去周越家。

无奈地站在镜子面前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后，我拿起那盒月饼去敲了他家的门。

开门的是周越的妈妈，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她就热情地将我拉了进去。

还一边冲洗手间喊：「周越，橙橙来了。」

几乎是话落的瞬间，他就含着牙刷走了两步过来打了声招呼。

他妈妈不满地咕哝了句后，让我在这等一下周越，她有事要出下门。

我捧着茶杯，着实有些坐立难安。

好在很快周越就端着杯清水，穿着睡衣走了出来，头发还有些凌乱。

我立即站起来：「那个……我妈让我送月饼过来，我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他点了点头，随意地坐在沙发上。

就在搭上门把手的那一刻，我低头握了握，转身又走到了他旁边，犹豫了会儿才开口：

「我从我妈那里知道，他们和叔叔阿姨误会我们在一起了，你……和他们说清楚吧。」

他捏着水杯，微仰头看了我一眼，声音还有些沙哑：「好。」

心下一松，眼角忍不住泛起酸意，我眨了眨眼，说了句：「谢谢。」

「谢我？」

我握紧身侧的手指，尽力保持声线的平稳，重重地点头。

「嗯，谢谢你曾经喜欢过我，一直陪在我身边，对我那么好，你那么优秀，应该值得更好的……」嗓子有些疼，我停顿了下侧过脸将泪意憋回去。

「我曾一直将你视为竞争对手，可惜我太差劲了，从来没有赢过你，无论做什么，总是差你一点点……」我伸手抹掉泪。

「周越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早一点发现自己喜欢你。」

还是控制不住要哽咽，见他一直目视着前方没有说话，我低下头，看着眼泪掉下去，那句「周越，我喜欢你」终归没有说出口。

我知道，不合时宜的喜欢，会成为他的困扰。

轻轻咳了咳，我稳着情绪最后说了句：「祝福你和乔雨」，便转身去开门。

刚把门打开，他轻笑了一声：「在祝福对方这件事上，你赢过我了。」

8

办公桌上的日历被一张一张翻过，最终停留在了 11 月 18 号。

算了算日子，自从中秋结束回来以后，我和周越大概快有两个月没有联系过了。

虽然不是前任，但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发小，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不打扰了。

我也终是体会到了他曾经的那段话。

整夜整夜睡不着，睡着了又会突然惊醒，消息没敲完猛然想起不能发送了……

设计项目成功时，我想分享喜悦，但会在电话拨通的前一秒挂掉。

改了无数遍的设计稿不通过时，想要向他求助的念头刚刚冒芽就会被掐掉。

我不知道我做得好不好，我只能不断克制自己的感情。

回过头来想想，我整颗心好像麻木了，对疼痛的反应不再那么敏锐，同时……也丧失了喜欢人的能力。

下个月的今天，是周越的生日，我习惯提前一个月准备好礼物。

话说回来，我今年可真是过了个不愉快的生日，也是唯一一次没收到他礼物的生日啊，真是糟糕。

就在我一边浏览着橱窗，一边想着要不要送礼物和现在送礼物合不合适时，我看见了乔雨。

和她一起的，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。

那个男生，是和她牵着手。

我惊讶的同时，下意识避开了她的视线，往旁边走去。

这一幕让我极为不适，但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心情。

因为这件事，好不容易不再失眠的我又失眠了。

她和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？

她不是和周越在一起吗？

周越知道吗？

不知道的话我要告诉周越吗？

我以什么立场告诉周越呢？

.....

太多太多的问题，几乎充斥着我整个空余时间的脑袋。

理智上我可以告诉自己，再怎么样，这也不关我的事。

可情感上在不断提醒，这是和周越有关的。

人心，是控制不住的。

好在在我即将妥协于情感的前一刻，乔雨联系我了，她是直接在我们公司楼下等着我的。

彼时已经 11 月末了，她穿了件咖色风衣，长发微卷散在身后，简单又显气质。

见到我，她依旧是笑盈盈的模样。

餐厅里，她很自然地点了我喜欢的口味。

我有些奇怪，我和她的熟悉程度应该还不足以让她知道我的喜好。

「那天你看见了吧！」她将水杯推到我面前，直截了当。

瞬间，我就知道了她来找我的原因。

见她大大方方的样子，倒是显得我狭隘了，或许那个男生只是她……弟弟呢？或者什么亲戚？

这么一想，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「原本我以为你会和周越说，可我一直也没听周越提起，想来你并没去告诉他。」她说着忽然笑了。

我小声地开口：「对不……」

「那天你见到的，的确是我男朋友。」

戳着丸子的手顿住，我猛得抬头看她。

乔雨毫不在意地开口：「周越那么喜欢你，我又怎么会喜欢他？」

似是看出了我的想法，她轻笑一声：「放心，他没有骗你，我和他确实在一起过，当然，他也没有渣我，是我的男孩……他回来了。」

乔雨说，和周越在一起，是她提出来的。

她当时想的是，既然周越有爱而不得的人，她也有爱而不得的人，那不如就借对方来忘记那个人好了。

但结果是……短短几周，在周越无意识的影响下，她知晓了我几乎所有的喜好。

我在她说完后还不解地反问了句：「爱而不得？」

得到的回答是：「林橙橙，你需要搞清楚，你是真心喜欢周越，还是不甘心他和另一个女生在一起，平心而论，你应该对他公平一些。」

临走前，她还掏出一袋熟悉的糖果放在我面前，颇为骄傲地笑着道：「我喜欢的人，可比周越优秀多了。」

轻轻撕开包装袋，依旧是酸得想要掉泪的柠檬味。

手机在解锁与锁屏之间重复了无数次，眼睛有些酸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喜欢周越这件事，就这么难以让人相信呢？

我要怎么证明我难过，我痛苦，并不是不甘心他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了，而是因为……因为等我反应过来喜欢他时，他已经放弃了呢？

喜欢他，只是因为他是周越啊。

克制的后果是，连喜欢都不敢再轻易说出口，生怕自己的喜欢不够珍贵。

我开始怀疑起自己，是不是连喜欢周越这个行为，我都配不上？

周五晚上因为方案出了些问题，等处理好后，已经九点多了。

下了楼才发现外面飘着小雨。

我招了辆出租车，鬼使神差地报了周越住的地址。

后来，我没进去，只站在路边，看着亮着灯的书房，直到手指快冻麻了，才沿路走回去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接到了周越妈妈的电话。

电话里她带着哭腔，说周越的手机从昨天晚上开始，就一直无人接听，以往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问我可不可以联系上周越。

我拿起钥匙就出门了。

以最快的速度去了他家，门铃按得我快要放弃时，他才把门打开。

迄今为止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虚弱成这样，脸色极其苍白，眉头紧皱着，穿着米色的睡衣。

见到是我，没说话，直接转身去坐在了沙发上，一只手捏着额头。

我换了鞋走到他旁边，有些不知所措地蹲下：「周越，你生病了，我们去医院。」

「我没事。」开口的嗓音极为沙哑。

见他一副随时要晕倒的样子，我先给他妈妈回了个电话，之后再次要求他去医院。

他还是拒绝了，并且直接躺在了沙发上。

我气得心脏都一抽一抽地疼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只得从他房间里将被子抱出来盖在他身上，但他嫌热不愿意盖。

捏着被子的手收紧，我突然想起自己，是不是生病的人，都会这样。

喂他喝完退热药后，他依然没有好转的趋势，无奈之下，我打了 120。

约莫在夜里两点左右，他才醒来，当时我趴在床边睡着了，他一动，我就被惊醒。

刚要问他怎么样了，才发现他半睁着眼，并不是完全清醒，不一会儿又睡着了。

我坐在椅子上，没办法再入睡，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的眼睑下方倒映出睫毛的影子。

我低下头，轻轻搭上他的手，却在他指节微动时，当即缩回了手。

医生说他烧得有些严重，需要再住院观察一晚。

我回去给他拿换洗衣服时遇到了顾珩。

穿着运动服，额角满是汗，应该是晨跑回来。

见到我，他蹙眉问我发生什么事了，说着还低头看了眼我的脚。

「呃……周越生病了，我走得匆忙，忘记换鞋了。」我拎着袋子，看了看脚上的拖鞋，有些尴尬。

他侧过脸自嘲似的笑了笑，而后对我道：「没吃早饭吧，一起去吧，正好可以给他带一份。」

因为最后一句，我答应了。

心里还担心着周越，我也没什么胃口，随意地喝了碗粥。

顾珩剥着水煮蛋：「林橙橙，你讨厌我吗？」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问，摇了摇头：「为什么要讨厌你？」

「因为我当初为了她抛下你。」他低着声音也没看我。

我仔细将给周越买的粥打包好：「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，我为什么就要讨厌你？我现在也不喜欢你，你讨厌我吗？」

一起出门时，他双手插在口袋，侧身微低着头笑笑：「你当初追我时多直白呀……」

我一边寻找出租车，一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最后在一道鸣笛声中，我听见他的后半句。

「现在……多小心翼翼呀！」

赶到医院时，周越刚醒，在用手机发消息，应该是工作上的事。

我把粥打开：「可以……先吃饭吗？」

话落音的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之前顾珩的话，我现在……多小心翼翼呀！

我好像不知道……怎么和周越相处了。

他接过粥说了声：「谢谢。」

一整天里，我们都没说到几句话，心脏如同被泡在了水里，沉重得透不过气。

后来，我开口问了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。

「为什么……那天晚上不接我的电话？」

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，才听见他微哑的声音：「林橙橙，我都等你多久了？」

我低着脑袋，不敢再开口，眨了眨眼，让眼泪慢慢消散。

他说，都等我多久了？

我明白过来，他说等我很久了，所以……不想再继续等了。

心脏根本不可控地泛疼，我站起身说去问问护士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出了病房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，只得去窗边吹吹冷风。

10

本来是要再住一晚的，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还是出院了。

到家后，我给他准备好了食物和药。

换了鞋子，我搭在门把手上，转身看着他喊了声：「周越……」

他捏着玻璃杯微微低头看向我，眼眸深邃。

半晌，我压住心底深处的难受，开口：「好好吃药，别让阿姨担心。」

是不是被拒绝得多了，人就会变得胆小懦弱起来？不敢再轻易说出喜欢了。

就在我情绪怎么也无法高涨起来的一周后，同事像是犹豫了好久才问我怎么了。

我抓着手中的方案图纸，叹息：「设计稿总是画不好。」

她一眼看穿我在撒谎，掰过我的身体，郑重道：「来，妹妹，跟姐姐说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我看着她不是很靠谱的样子，捂着脸含糊地说了句：「我不敢表白。」

静默了会儿，我放下手，瞅了眼一脸深思的她。

「喝酒，对，喝酒吧！」她说得极为肯定。

「喝……酒？」

「酒壮怂人胆啊！」

下班后，同事说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！

于是我拎着红酒和同事去了周越家。

但到了最后，我又害怕了，想要逃，同事却不允许。

后来，在我的纠结和同事的催促下，我站在门前慌乱地喝了好几口。

而后同事快速地按了门铃就跑到楼梯道去了。

我一个人傻愣愣地看着周越打开了门，他目光看向我手中的红酒。

「我……」我下意识想说没喝，可是证据都在手上和脸上了。

跟着进去没走几步，感觉红酒的后劲就上来了。

周越应该是才洗完澡，穿着浴衣，散着一股清香。

我小心地将酒瓶摆在茶几上，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，可还是很晕。

眼看着周越的身影变成了好几个，自己还老想睡觉。

懊恼刚刚没控制好量，喝多了。

他倒了杯温水给我，我没接，皱着眉头一把将他拉着推倒在沙发上。

有水从玻璃杯中被晃了出来，他举着杯子慢慢放在地上。

将他推倒后……我也不知道后面应该怎么做，见他要起来就着急地趴在他身上抓着他衣服不让他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见他喉结上下动了动，嘶哑着声音开口：

「玩够了就从老子身上滚下去！」说完他一把将醉醺醺的我扯到沙发上。

我顺势躺下，眯蒙着双眼，看不真切他那清俊的眉宇，脑袋晕晕的，索性使劲咬着唇角迫使自己保持清醒。

他似是红了眼，弯下腰，双手撑在我两侧，咬牙切齿道：

「林橙橙，老子 TM 的不是你备胎！」

或许真的是喝酒壮胆，我大声反驳：「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备胎！」

声音大得我眼眶瞬间湿了，但我死死忍着不想在他面前哭。

对峙了会儿，我抓着他的衣服，哽着声音问：「周越，我……」

据同事回忆，那晚我突然神色极为冷静地从周越家出来，直接上了电梯。

她晚了一步，乘的下一趟电梯。

等她找到我时，我正在楼下一家超市的洗手间里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还一边哭一边大声嚎。

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把他当备胎，他为什么不相信我喜欢他……我好疼啊，全身都疼……」

她说周越当时就一直站在洗手间外，气场大得她都不敢靠近，一双眸子像是浸着血。

她想将我拉出去，我却一直抱着门不愿意，直到我哭睡过去。

周越进来将我抱了出去，给我披上衣服后将我送回了家。

说起来，其实我已经不记得那晚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只是好像做了个关于周越的梦，醒来后才发现一切只是梦而已，躺在床上哭了很久，心脏揪着疼。

胡乱地擦了擦脸，打开房门才发现周越坐在客厅沙发上。

桌上摆的是粥和温水。

我愣了愣而后低下脑袋，他双手环胸，向我走近：「怕我吗？」

或许是……卑微，卑微到不敢面对，不敢表白，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几乎要将我击垮。

和顾珩分手还能大病一场后被治愈，现在，我可能药石无医了。

他捏着我下巴强迫我抬头，拇指轻轻刮了刮我脸上的泪：「你说你从小到大，没有赢过我……现在呢？会不会意识到，我周越在你林橙橙面前，从来就是个输家！」

掰开他的手，我含着泪摇头否认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周越，你那么有优秀，那么厉害……」

嗓子像是刀割般疼，我有些语无伦次。

「厉害？呵，厉害又如何？你还不是不喜欢？」

「我……」他的食指轻轻压在我的唇上，打断我的话：「以前我总想着要你直接说出口的喜欢，现在……我觉得还是用实际行动表达的比较好。」

我有些懵，脑海里迅速闪过无数画面，然后……我小心地牵上他的手。

他怔愣了下，反握住我的手抬起，似是气笑了：「牵手干什么？亲我啊！」

在我长达二十四年的人生里，初中以后，连父母都没有亲过了，更何况异性，所以……

更何况，我们明明还没有在一起。

最终，他还是放我去洗脸了，我全程懵懵地刷完牙洗完脸。

再出来时，不仅周越不见了，连桌上的水和粥都不见了，几乎是瞬间，我整个心脏往下坠，手脚迅速变凉。

刚刚……是幻觉吗？

我浑身失力地瘫倒在地上，趴在膝盖上呜咽。

「眼泪是不要钱，但也不必这么往外流。」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

我猛地抬头，下一瞬，立即站起身扑到他身上在他脸颊上重重亲了一口。

在我退下时他直接伸手揽住我的腰，吻上我的唇，我惊得不敢呼吸，就硬憋着，良久，他才松开，哑着声音：「打算把自己憋死吗？」

无处安放的手紧紧攥着衣角，我看了他许久之后，才红着眼眶，不安地问出口：「你是……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吗？」

他伸出拇指抹了抹我的眼角，嗤笑：「我都输得送上门了，你说呢？」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